

甘福30多岁了,还打光棍。长得很白净,很瘦,身板薄得像一张梧桐板儿。一身书卷气,有才。经史子集,唐诗宋词,广涉猎。偏爱《聊斋志异》《子不语》《夜雨秋灯录》。会吹箫,痴迷《苏武牧羊》,偶尔吹一些奇怪的曲子,听起来很顺耳,都是自己编的。善下顶棋。长于说书,“五女兴唐传”、“薛仁贵征西”。筋节处拿捏得很到位。他是怎么学来的?听收音机,手里有书。晚上,生产队记工分,人齐了,他准会说一段,以供消遣。烟酒都沾边儿,一般化儿。他祖上中过进士,授翰林院编修,山东学政。除了书,没留下什么。甘福住的这条胡同,也跟进士沾了点边儿,被称作进士胡同。

胡同北头第一家,两间草坯屋,半截黄土墙,就是甘福的家。院子里有棵丁香树,树龄有100多年了,开了100多年的花。它开白色的花,洁白如雪,素雅清香。院门上的春联年年不变:忠厚传家远,诗书继世长。横批:书香门第。这是甘福亲自撰写的。他写一手好字,魏晋风韵。

家里的书堆得到处都是,炕头上,枕头边,墙角杵几,这一摞,那一摞,走路都碍脚。透出一种很浓的旧书的味道,挺好闻。

农闲时节,走行不离书,蹲在墙角,倚着草垛,背靠大树,沾着唾沫儿,翻,翻,看得很慢,有滋有味。行人问他:“甘福,又看闲书?”

“嘿嘿。”
“甘福,看本啥书?”
“容斋随笔。”
“有这本书?”

“嘿嘿。”
“甘福,今又看啥?”
“广阳杂记。”
“没听说过。”

“嘿嘿。”
“甘福,今儿又看啥书?”
“三国。”

“咋又换了?咋儿不是看聊斋了吗?”
“嘿嘿。”他的笑很特别,从不大笑,一咧嘴:嘿嘿。就算笑了。

有时和人下顶棋,蹲地上,一手握书,一手举子——草棍儿或石子。从不悔棋,没人能下得过他。

他喜欢教胡同里的孩子背诗、写字。孩子都贪玩,不爱背诗,也不爱写字。老远都躲他,冲他做鬼脸。半大孩子,仗着跑得快,敢跟他叫板儿:“来,追我呀!”甘福拔脚去追,孩子带他串胡同,村里胡同等,张家胡同、王家胡同、油坊胡同、憨死牛胡同……大大小小,都有名堂。“咚、咚、咚”,串一条,转出去,“咚、咚、咚”,又一条,串来串去没影了,累得他手扶墙,干瞪眼,追不上。

孩子还不算完,编个顺口溜:先生,先生,你真坏,串遍胡同抓小孩。先生,先生,你真狠,抓住小孩打一顿。甘福拍膝喊冤:我何时动过你们一指头?孺子不可教也。冷不丁被他逮住一个,乖乖地跟着走,腓大的院子里,丁香树下,两只小板凳,你一只,我一只,坐得端端正正。摇头晃脑,抑扬顿挫。听活了,兜里还有糖,奖一块。巴格巴格,真甜。丁香花开了,真好看,真香。

胡同里的姜大娘,信菩萨,吃斋素,一副热心肠。四处替甘福张罗媳妇。一有着落就拉他去相亲,人倒看了几个,他一个也没看好,一个也没看好他。

总算有个小寡妇相中他了。人家就提出一条:房子有点小,家口大了,住不开。让他想办法多盖两间房。小寡妇拉俩孩子。甘福却说:“鹤鹑巢于深林,不过一枝。”小寡妇听不懂。甘福向她解释半天,小寡妇听懂了,说:“合一起,咱们可是4只大鹤鹑啊!”

有人劝甘福,差不多就行了,再拖下去可就打一辈子光棍了。甘福不以为然:“书中自有黄金屋,书中自有颜如玉,书中自有千钟粟,书中车马多簇簇。”

姜大娘从小养大的小外甥,名字叫东方,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,很淘气,很聪明。进6岁了。常被甘福捉去背诗。别看孩子小,背够了,也不

又是一年芳草绿

□张吉甫

听他的。有一个绝招,很灵,满地打滚儿。治得甘福一愣一愣的。甘福费了不少脑筋,有了,他爱听鬼狐故事。甘福拿讲故事逗他背诗,听一个故事,背一首诗。真管用。慢慢的,甘福拿一部《聊斋志异》,换他背了半部《千家诗》,临了百遍《九成宫》。

鬼狐故事听多了,这孩子突然问他:“人家都有媳妇,你为什么没有?”

“这……”
“说呀。”
“你可把我问住了。”
“你不说我也知道。”
“噢?”

“说不定哪一天,狐仙就会跑你家来,给你当媳妇。”

“借你吉言。嘿嘿。”
姜大娘的院子里有一棵顺筋树。开白花,结红果,果实比樱桃小,中看不中吃。花也很小,香味很淡。树却很神奇,枝条可以治扭伤,功效奇特。四乡八疃,不时有人来借一根树枝,借是客套话。折吧。姜大娘心善,有求必应。

据说,方圆几十里,就这么一棵顺筋树。它长在一个好地方。

这天,甘福坐在胡同口的石碾上看书,有个大嫂向他打听路:“姜大娘家怎么走?”甘福将书一合:“随我来。”来人看上去不过20多岁,长得要多俊有多俊,扎两条粗黑的大辫子,在背后一甩一甩的,辫梢儿真好看,就像麦子才打苞儿。

她和姜大娘拉了半天呱儿,家长里短。甘福在旁边凑凑,听出来了,她叫兰香,家住河里套,弟弟不小心扭伤脚了。

河里套不是一个村名,也算不上一个地名,从柳树往东,不过10里,有一条大河,叫小沽河。河堤上种满了杏树,春天花开,一片粉白。沿河而居七八个古老的村落,一拉溜,绵延十几里。那里的人对外好称自己为河里套的,具体哪个村,省了。外面的人去那里走亲访友,对人说起来,也是一句:河里套出趟河里套。为何称为河里套?无从考证。去了趟河套,都这么说。眼前这人——兰香,美的逼人双眼,举手投足间,别具风韵。

兰香拿了顺筋树枝,并未直接回家,而是跟甘福走了,上他家看丁香花去了。来时的路上,她就发现,墙头探出一截树枝,随风摇出几片白。原来是她的引路人——甘福家的丁香花开了。

丁香树下,两人有说不完的话。一面之缘,能说些什么呢?

丁香花还没谢,兰香又来了,骑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,春燕掠水般,轻盈地穿过村街,在胡同口一闪,不见了,甘福的院门吱扭一声就关上了。屋里传出一阵箫声,清幽悦耳。

月上柳梢头,甘福送兰香出村口。一条古道,洒满月光。一路清脆的车铃声。

此后,每逢初一走,兰香就来一趟,很有规律。白天来,晚上走。白天,甘福还得下地干活挣工分,他不是个偷懒的人。兰香就在家等他,帮他做饭、洗衣服、整理书、收拾家,什么活儿都干。俨然一个贤惠媳妇。收工的人们老远看见甘福的屋顶上冒出了炊烟,就知道是兰香来了。

难道真应了那句话,才子佳人?几个正在年龄上的小青年,看甘福的目光都透出一股老陈醋味儿。眼瞅着兰香笑意盈盈,飘然而至,飘然而去。甘福蹑着四方步,斯文不减,满面春风。

“他们怎么捣鼓上了?”

“不会吧?先不说模样儿,年龄也至少相差

10岁。”

甘福略有耳闻,一笑了之,谁解其中味?

姜大娘问甘福:“跟她捉对象了?”

“算是吧。”

“哎哟,真是祖上积德了。”

“嘿嘿。”

“咋还不去女方家提亲?”

甘福说:“不急,先谈谈。”

“这种事别拖拉,老古语说得好,夜长梦多,你念书多,又不是不懂这个理儿。”

“我懂,我懂。”

“那就快点,我给你做媒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黏糊个啥?媳妇上了炕,媒人断了账。大娘还等着吃猪头呢!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又来了,你哪都好,就这点大娘看不上,啥事都拖泥带水的。”

“此事非同小可。”

下了第一场严霜,地上一层白,屋顶上一层白。鸡犬踏过,留下一地梅花爪印。

大清早,甘福拾粪回来,掀个粪篓子刚走到胡同口,碰上孙二嫂,腋下挟把麦秸草。孙二嫂是他嫂子,甘福有个哥哥叫甘财,怕老婆。

孙二嫂外号孙二娘,本不是个善茬儿,闯门子,擦拉老婆舌头。闹分家那会儿,明着欺负甘福老实,祖上留下的8间老屋,硬是分给甘福两间,满口混理腔:一个人蹲着,打穿窝都住开了。

两间就两间吧,“日有广厦千间,夜宿一席之地。”甘福认了,孙二嫂却不算完,非要把甘福院子里的那棵丁香树挖走,移栽到她家的院子里,开个花,多好看。甘福死活不同意,不怕斯文扫地,一股坐到地上,两腿盘树,双手抱书,打个铁扣,死活不松开。孙二嫂又蹦又跳,连炸带唬,没用,我自当然不动。她恼着成怒,拿起碾杆,狠狠地捣了他一下子,悻悻离去。

孙二嫂不舍气,处处找甘福的茬儿,开口便骂,她上学不多,骂人的词儿不少,什么四不像,吃饱睡,老光棍,长虫戴礼帽——假装大先生,等等。连她这个外号都赖在甘福身上,非说是甘福成心作贱她,别人起不出这么个外号,他整天读《水浒》。嘿!她还懂这个。

甘福张口喊声嫂子。孙二嫂哼了一声:“以后少叫那个狐狸精来。”

甘福说:“你这是何意?”

“少废话,我四眼不爱见她。”

“你指的是兰香?”

“不是她还有谁?”

“与你何干?”

“哎!狐狸精。”

“你不讲理。”

“谁不讲理?俺家的老母猪刚下一窝小猪崽儿,那个狐狸精来一次,小猪死一胎,还不都是叫她奶的?”

“岂有此理!”

甘福不想听她胡搅蛮缠,将粪篓子往地上一摞说:“看,驴屎蛋子滚层霜。”孙二嫂天生一张黑脸,搽了一层厚厚的粉。孙二嫂没反应过来,还真伸着脖子看。甘福掀起粪篓子赶紧回家,在院子里听见孙二嫂骂他:“老光棍,不得好死,有失斯文!”她总算骂了句像样话。

孙二嫂还不舍气,四处扬言:谁敢给甘福做媒,就把她当豆包吃了。她爱吃豆包。

姜大娘偏偏不信这个邪,三番五次催甘福快打谱儿。她亲自出马给他做媒。甘福还是那句话:“再等等,此事非同小可。”气得姜大娘再不

理他。

腊月二十三,灶神上了天。甘福忙欢了,写春联。过年打糕,一年一遭。对甘福来说,写春联何尝不是?大部队按个点,生起炉子,坐上火壶。支摆开桌椅,笔墨纸砚。一缸子茉莉花茶,冒着热气。甘福半卷衣袖,开写。家家户户都找他写春联,谁让他写一手好字呢?为人民服务。

甘福写春联这几天,兰香天天都来,起早恋晚。站在他的身旁,帮他研墨,抻纸,笑眯眯地看他写字,很入神的样子。这时的甘福意气风发,按捺顿挫,笔走龙蛇。迎祥纳福的吉利话,信手拈来。每写完一副,甘福就端起茶缸喝一口茶,上下一端量,看兰香一眼,兰香抿嘴一笑,学他的样子点点头。

有人起哄:“甘福,啥时吃你们的喜糖啊!”

“嘿嘿。”甘福笑笑。兰香脸颊飞红。

甘福似乎来劲了,破天荒地写了一副戏谑之联。后街有两口子,出了名的又懒又馋。一人一个外号,男的叫“臭相鱼”,女的叫“绿豆蝇”。结伴来请甘福写春联,甘福提起笔来,说:“取个吉利嘛,来点好吃的如何?”正中对方下怀,“那敢情好。”刷,刷,刷,大笔一挥,上联:天远离一里九外;下联:顿顿迎来二上八下。什么乱七八糟,哪见一口好吃的?对方冲他瞪眼,甘福笑了笑,“别急,听我给你解释,一里九外是指窝头。”

“窝头?”

“是啊,做窝头是不是一个指头钻里面,九个指头外头转?”

“噢!还真是。”

“再看二上八下。”

“怎么讲?”

“包饺子吃。”

“是啊,包饺子是不是两个指头在上面捏?八个指头在下面托?”

“哎哟,太好了。”

“再送你一个横批。”

甘福提笔写了4个字:大鱼大肉。两口子看了直流水。“绿豆蝇”说:“你真有才。”“臭相鱼”说:“给她编个啥词?写来我看看。”她指的是兰香。甘福微微一笑,略一沉吟,提肘悬腕,挥笔写下:又是一年芳草绿,依然十里杏花红。字体遒劲飘逸,笔墨酣畅,有右军遗风。

转眼就是新年,初一到十五,兰香没来。甘福趴在家里不露头,很少上街。柳梢绿了,草儿青了,杏花开了,丁香花又开了。兰香再没来。

甘福天天站在村口张望。古道犹在,斯人邈矣。

兰香说不来就不来了,谁都觉得奇怪。

甘福像中了邪,失魂落魄。每天晚上就知道吹箫,呜呜咽咽,如泣如诉。

甘福变了,一句话也不说,精神恍惚,见人就笑,黑狗也笑:嘿嘿。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,只剩一声笑。

甘福疯了。

每天抄着手,在街上鼓涌,嘿嘿。有时去追一只在地上觅食的麻雀,迈着狗蹠子步,扑棱棱,麻雀飞走了。嘿嘿。有时蹲在地上,用一根树枝写字,不成文,不成句。遇见放学的小学生,便向他们招招手,示意他们蹲下来,教他们写字。调皮的孩子不等他写完,一把给抹了,一哄而散。嘿嘿。他再也不会给孩子们讲故事了。书也

不看了,字也不写了,箫也不吹了,不知扔哪去了。那是一支8孔紫竹箫,莹润光洁。饭也不做了,冷锅冷灶,满屋清冷,“绝无烟火气”,不知他是否还记得“广阳杂记”里这句话。

心木不正的人逗他,“甘福,快看,兰香来了。”甘福急忙转头去看,哪有人?嘿嘿。

“甘福,兰香骑自行车从村外的古道上往这走了,快去迎接啊!”甘福迈开狗蹠子步,颤颤儿地往村口跑。

他还记得兰香。

“该死的兰香。”

“害人精!”

“拍拍腕走了,连个影子也不见。太狠心了。”

骂兰香的话很多,谁都认为甘福相思成疾。有人气不过:“找她去,让她说清楚,凭什么这么折腾人!”说说而已,雷声大,雨点小。甘福都这般模样了,找她有啥用?何况此事太过蹊跷,前因后果全装在甘福的肚子里,可惜他一句话也不说。

有一个地方,甘福常去。宝奶奶家。就在胡同南头,三间老屋,住着宝奶奶一个人,她是五保户,双目失明。生产队借了她两间房子,用来记工分。宝奶奶巴不得这么多人每天晚上都来陪她,说说笑笑的挺热闹,人气旺。她一个人太孤单了。过去,除了生产队长,甘福是这里的主角。记完工分,说半小时书。现在,甘福不能说书了,过来凑热闹。好下棋的说:“来,甘福,下两盘。”

“嘿嘿。”
“不带悔棋的。”
“嘿嘿。”

他的棋艺还是那么高,赢不了他。奇怪!

大家少不了唏嘘一番。又有人骂兰香:“真不是个人。”宝奶奶听见了,拄着拐棍,摸索着走过来,说:“兰香就不是个人。”

有人不明就里,说:“是人不干人事。”

宝奶奶说:“她跟咱们不一样,真不是人。”

“不是人?那是什么?”

“狐仙。”

“狐仙?”

人们不信,说:“狐仙没理由要害甘福这么个老实人呀。”

孙二嫂听了,说:“天哪,吓死人了。她真是个狐狸精!”

“甘福,兰香到底是不是个狐狸精呀?”

“嘿嘿。”

“唉!”

不久,有事实证明宝奶奶说的话靠谱。

姜大娘气不忿儿,干脆豁上工夫,去找兰香说道说道。她转遍了河里套的大小村落,居然没打听到兰香这个人。“臭相鱼”说得更吓人,他去赶庙会,看见狐仙洞两侧贴了副对联,一看就是甘福的笔迹:又是一年芳草绿,依然十里杏花红。

后记:出了柳村,沿古道一直往东走七八里地,有一道古城墙遗址,长约数百步,平地隆起,遮无只碎片瓦,杂七杂八的树木,荒烟野蔓,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。上面有个“狐仙洞”,不知何年何月起,每逢初一和十五,总有善男信女们前去烧香祈福,不乏灵验。久之,形成了庙会,农历正月十六,是赶庙会的日子。站在古城墙上,河里套就在眼前。



8月下旬临近开学,清河中学一年一度的学校商店承包投标在即。季校长吃过晚饭开始串门。

季校长是半边户,老婆嫌工作累工资少不肯下食堂,就那年承包学校的商店。老师们背地里私语,这几年季校长承包商店发了财,每年的承包费在7000元左右,可利润在四五万元之间。明眼人都清楚,季校长小女儿读大学,大女儿读研,家里还有小车,所花的钱从何而来?

何主任年过而立,老婆没工作,也想承包商店,但他起了几回架势都越不过季校长这道坎。

何主任原来是一名普通老师,因能书一笔好字,又能写一手好文章,而且口齿伶俐,做事勤快清爽,教学成绩又好,季校长慧眼识英雄,让他当了办公室主任。学校要写什么汇报材料,要迎接什么检查,何主任打理得井井有条,汇报材料一应俱全。教育局通知校长开会,季校长借故托何主任替他开会,散会后何主任忙着给季校长进货,这样既省了车旅费,又避免了季校长假公济私之嫌。每个学期伊始,各班要买扫帚、簸箕、墨水、纸张以及办公用品,都是何主任出面到学校商店购买,然后分发到各班,期末算总账。正因为有这顶“办公室主任”的帽子,何主任不敢下死劲同季校长竞争商店。

季校长曾许下承诺,只要他继续当校长,一定会把何主任扶到教导主任的位置上。在所有的处室领导中,教导主任是最有希望升校长的,因此这种承诺是极具诱惑力的。可是,后来搞教导的谢教导升了副校长,季校长却把他的姨甥金老师提拔了教导主任。季校长说姨妹给的压力大太大了,亲情难挡,不提提姨甥恐怕姨妹要造我的反了。再后来这位金教导主任一路攀升,调往别校当了校长,教育局却派了一位姓杨的老师来当了教导主任。季校长苦着脸说,官大压死人呀,你知道这位姓杨的是什么人吗?他是局长的侄儿,我拗得过局长吗?不过事不过三,以后只要有机会,不管来自哪方面的压力,我一肩扛住提拔你。

何主任当然不是傻子,他意识到自己是被人利用了。他说谢挪人家挪话,他想调往其他学校教书,像他这种有能力又肯干的年轻老师是抢手货,哪儿都争着要。可是季校长就是不肯在调动申请上签字,没有原任校长的签字,别的学校不敢接纳,这是个原则问题。季校长批评何主任急躁没有耐力,饭要一口一口吃,路要一步一步走,心急吃不了豆腐,好歹也就等一两年,如果现在急着调走不是功亏一篑吗?

何主任载着脑壳不知说什么,碍于面子,他几次打消调走的

标底

□杨国峰

念头。

季校长来到何主任家里,是同何主任商量承包商店的事。季校长说,这次想承包商店的人有好几家,恕我直言,你也想承包吧?何主任笑笑,连连摆手,我不想承包商店,我还是想调走,我的调动申请都送到人事股了,就等着你季校长大人签字啦。季校长调侃道,“老九”不能走哇,你莫想歪了,我是不会放你走的。听我的话不会错,如果你明年仍没有升迁的机会,我把商店的承包权让你,你满意了吧?

何主任莫名其妙地笑笑,一时语塞。

季校长继续说,我们说正经的吧。据我了解,张老师、李老师、陈老师三家都想承包商店,我已经做好了他们的思想工作了,只要他们肯退让,事成后我各给他们1000块酬谢金,酬谢金他们已经收过了。你也一样,只要你肯帮我一给酬谢金1000块。

何主任一直缄默着,季校长知道何主任默然了。

投标一改以往投明标的方式,采用投暗标,谁投的标高谁中标。参加投标的有季校长、张老师、李老师、陈老师、何主任。大家心知肚明,这纯粹是在演戏,谁中标彼此心中早就有数。

投标的过程很顺利,五家人把写好标底的纸条递了上去,然后逐一展开。张老师的标底8500元,李老师的标底9200元,陈老师的标底9500元。还剩下季校长和何主任没有开标,季校长朝何主任努努嘴,开标吧,别磨磨了。何主任笑笑,你先开吧,看谁能笑到最后。季校长就开了标,标底11000元。就有人欢叫,校长中标了,请客请客。

季校长似乎突然想起何主任的标还没开,就说,何主任现在轮到你开标了。何主任蹙了蹙眉头,就慢慢展开了纸条。何主任的标底是11010元。大家愣住了,季校长胀得满脸通红……

何主任老婆开始打扫卫生,清理货柜,起着马上升业的架势。

翌晨何主任还窝在床上,季校长打来电话,说何主任摆在人事股的调动申请他已经签字,只等着何主任去人事股拿调令了。

何主任离开了清河中学,调到一河之隔的白浪中学当了一名普通老师。自然商店的承包权又花落季家。后来,季校长收到何主任发来的一则短信:季校长,谢谢你对我的多年栽培,请原谅我违背了君子协议,与你争夺商店承包权。可是你应该清楚,我醉翁之意不在酒,我不加高标底假戏真唱,你能放我走吗?

季校长打个尿战,好久不吭气……

修正

□曹勇

马三匆匆走进办公室时,墙壁上那石英钟正好走到了9点整。见大家都转过脸来看着他,他便随口扯了一个谎,说是昨晚参加同学聚会时因为穿少了衣服着凉感冒了,结果回家后晕晕乎乎的一直没睡好,致使今天早晨起晚了,一路马不停蹄赶来上班,还是迟到了。近来,马三常常熬夜搓麻将,为此他已3次未能按时到单位上班。以往,他总是归因于路上堵车,他觉得今天再拿这话当借口已经说不过去了。

说话间马三坐到了自己办公桌前。不料坐下没多久,对面办公桌的小王忽然问他吃感冒药没有,听说他还没吃药,立刻从抽屉里拿出一盒维C银翘片扔了过来,并起身帮他倒来一杯开水服用。马三见状犯了难:好端端的吃什么药呀?本想说自己感冒不重,不吃药也能抗过去,但话到嘴边又觉得这样说容易让人生疑,于是改口称自己有些发烧,吃维C银翘片可能管用,一边用手摸着额头,做出一副软蔫蔫的病态。没想到话刚说完,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都关心起他来,其中有人还建议他马上看医生去。这建议立即得到了包括科长在内的所有人的响应。一向关注下属健康的科长这时二话不说便准了他半天假,并吩咐同事小王陪他一同去就医。

事已至此,马三只得与小王一道走出单位。附近有家小诊所,于是灵机一动往那诊所走去,一边叫小王回单位忙去,说他就到这里看医生去,不用他陪。可恼的是小王不肯离开他,说他难得上班时间来溜溜,再是刚才科长也吩咐过了,他得好好陪着。

两人一起走进诊所。里边坐诊的是一个矮矮胖胖的医生。医生听马三自述发烧,立刻递来一支体温计让测体温。马三把体温计夹在腋下,再次叫小王离开,说你不回单位,上街去办别的事也行;还说自己眼下感觉不是太坏,不用他在这里陪着。但小王对马三的苦衷显然是一无所知,说自己不想上街,也没什么要办。所幸马三测体温时,这小子一直天南地北地跟那矮胖医生扯闲话,而诊室隔壁的桌上放着两个热水瓶,并且那屋子里恰巧没人,因此马三得以顺利拔出瓶塞,把体温计伸向那氤氲着热气的瓶口加温。而后矮胖医生和小王自然就都确定马三“发烧”了。然后开处方。开罢口服药,矮胖医生又给开了

针剂,说是要输液。开口服药无非是多花了一些冤枉钱,打针输液怎么行?马三是忙不迭拒绝,说自己这感冒吃吃药就能好。矮胖医生说你的体温都39.2℃了,不输液退烧怎么办?这液一定得输。小王也在一旁帮腔,叫马三听医生的。说话时马三注意到处方上写的是安苄青霉素,便又顺口扯谎说自己以往发生过青霉素过敏,不能打青霉素类针剂。矮胖医生说这都好办,改打先锋类抗生素就是,说着重写一张处方,也不再跟马三商量,只高声吩咐注射室赶紧配药。

马三心里叫苦不迭,没病输液可不是什么好事。可事到如今,再坚持不肯输,万一让小王看出破绽,将来把这事传出去,自己还怎么做?两相权衡,马三只得无奈地躺上病床,让护士往手背上扎针。

望着那淡黄色的药液一点一滴进入自己的体内,马三心里很不是滋味,思忖再三,终于想出了主意。于是又谎称解大便去了厕所。趁着他拎吊瓶的小王在外等候时,马三悄悄拔出吊瓶一端的插头准备放出来一些药液。正忙碌时,外边小王忽然发一声喊,问马三解好手没有,怎么这么久没出来?马三正紧张着,听小王这么一喊,手上不由得哆嗦,结果把那吊瓶“啪”地砸在坑位旁。

小王闻声急火火冲进来,问马三发生了什么事。马三无以解释,只好扯谎说自己刚才解手起来时因为头晕打了个跟跄。随即那年轻护士也赶了上来,与小王一道,将马三扶上床,然后帮他拔针、取走吊瓶。正担心矮胖医生再让他输液,却听到医生正在诊室那边打120,说这里有个病号,急需送往市医院。马三猜出他说的自己,慌忙嚷着制止,说自己刚才只是有些头晕,用不着大惊小怪叫120。矮胖医生根本不理解他的茬儿,只顾跟电话那头通话,而后搁下听筒走过来,说我是医生,我得为你的安全和健康着想;再说我们这么家小诊所,万一出了问题我可担待不起……这边矮胖医生啰唆个没完,小王又不知何时跑了出去,正在门外火急火燎地跟他们科长汇报马三的“病情”,听那语气很是急迫。马三便又叫嚷着制止小王,见小王不听他的,而矮胖医生和那护士又死死按着他让他不起来,马三便顾不上再说别的,只得躺在床上忙忙碌碌地想心事:到市医院的医生来了应该怎么应对,单位里科长他们来了又该如何回话……